



市井

## 人间烟火

□ 鲍学良

多年不爱逛街的我,最近喜欢在菜市走走,因为喜欢那里的人间烟火……

关于菜市的记忆始于在罗平鲁布革的工地,父母参与兴建的每个电站,都会聚拢商机和人气,自然兴起的菜市或菜街子,不仅给忙碌的工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也给当地人带来了经济效益。各种山野野菜、自种蔬果、家里放养的鸡鸭,见过没见过的,吃过没吃过的,都可以在街子上领略。它们带着露水、辛勤的汗水,带着泥土,带着山民们对外来客的好奇与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来到灯光球场边,在水电工人及家属们的交易中交流着信息和情感,留下了相互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有对未来的希冀。

关于菜市的记忆还停留在大理。寒暑假,回到外婆家,清秀、干净、从不串门的外婆,接下我的行囊,立马就会给我挎上背箩,赶街子去。我儿时是外婆背背箩,牵我的小手,少年时,是我背背箩,搀扶外婆的臂膀,在古城的菜市买鱼,买葱、姜、蒜,买乳扇、羊乳饼,买豆粉。我最爱在豆粉摊前,打一大片厚厚的豆粉,跟卖豆粉的大妈要了喷香的油辣子,抹在同样喷香的豆粉上,通红油亮的油辣子和暖黄Q弹的豌豆粉,一口下去,辣到脑门冒汗,爽到胃里,甩着舌头,讨一瓢冰凉的井水,咕嘟咕嘟灌下,美滋滋的,听着外婆跟她熟悉的老友用汉语或者白话,自豪地炫耀,我是她大姑娘家的老三……

关于菜市的记忆,还流动在鹤庆的一个个赶街的正午时光。

中午放学的我和小伙伴们,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钟鼓楼(云鹤楼)西北面的学校以最快的速度穿梭到钟鼓楼东面的家宅,扒完一大碗没有几个菜,却依然美味的午饭,喝上一瓢同样冰凉的井水,再同样飞奔到学校。说飞奔是不可能的,在赶集的天,人头攒动的街,只能是见缝插针地钻。背着背箩、肩挑扁担的乡里乡亲,还有县城里的住户,穿梭在狭窄的街巷,展示着自己的劳动,购买着希望的美好。虽然从荷包、胸前、裤兜各处翻出的攒了很久的皱巴巴的钱,为货品“斤斤计较”,也不过只是在你来我往中,带着憨厚、质朴微笑,以独特的方式交流而已,买卖成交,反倒觉得之前的讨价还价,互不相让,就像善意的儿戏一般可亲、可爱,毫无芥蒂。至今还记得,村子里精心打扮的白族姑娘和小媳妇甜美爽朗的笑声和高原水乡特有的可亲的笑容,她们肆意展示着青春和美丽!

后来,念书、考学、工作,留在这个叫昆明的城市,单身时吃食堂,成家后吃母亲或者妻做的饭,鲜少去菜市。奔波劳碌的我,因为工作家庭的重压,对人间烟火,似乎淡忘了……

从怒江挂职回来,阔别一年,奔波半生,加之父母年近,妻儿工作学业忙碌,我便不得不偶尔在下班路上,顺道踱进昆明的菜市,买些熟食,应生活之急。

常去蔡家村买高上高的包子、豆浆、油炸豆腐圆子,还有菜市门口炒货铺里的香瓜子和炒板栗。豆腐店的老板是文山人,因为常去,买得多,因此也成了熟人,每次去,无论我是买白豆腐还是豆浆,她都会把现炸的豆腐圆子给我品尝,并且多给我些。

最爱去的还是麻园菜市。昆明人大都爱去篆新农贸市场,我却不太喜欢,市场太大,货品太多,天南海北的食材都有,反倒让人难以取舍。而麻园菜市,不大不小,刚刚好,可以从近华浦路

一路右转过去,也可以从原云南艺术学院门口沿24中顺坡而下。闭目一想,整条路像极了个反写的“之”字,彭端淑在《为学》中借富和尚的嘴说:“吾欲之南海,何如?”“之”是去、往之意,那么反写的“之”,倒有了回和归的意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心灵体验,不就是回和归吗?

而且在麻园菜市,你只走露天的摊位,便可有头顶蓝天,面拂和风,感受落雨,脚踩泥泞的乡街子的体验。更绝妙的是,你在不知不觉中就跨过了穿越时空的滇越米轨铁路。那种在平淡质朴生活中,与历史的相遇,与旧有时光对视,让人欣喜若狂,感念于生活的美好。

记得儿子老超很小的时候,酷爱坐米轨小火车。一个周末的早晨,我带着老超从北站出发,乘米轨感受滇越铁路的慵懒时光,小火车一路鸣笛,行至麻园菜市时,路人都驻足等候,我和老超,无意中竟然透过车窗看见母亲也在驻足等候的人群中,手中提着菜篮,平静、慈祥地看着小火车。当我们三代人目光相遇的那一刹那,在老超稚嫩、惊喜的呼唤——“奶奶”中,在母亲发现的欣慰且一如往日的平静慈爱的目光中,我真切感受到,这人间烟火气的温暖,生命不期而遇的幸福!

到麻园菜市,我会买酸辣粉和自选炒饭,最爱买的还有麻园的木姜子泡鸡脚、撒撇和水腌菜拌烧猪皮以及炸肉皮、手舂牛干巴。卖泡鸡脚的小媳妇称完鸡脚后都会熟悉地给我多打几勺汤汁和拌料;包着头帕穿着筒裙的德宏大妈,熟悉我的喜好,总会多给夹些烧得黄窝窝的肉皮子和我儿子爱吃的细米线。一次天热,她还搬出塑料凳子,抓一碗德宏特有的细米线,打上几勺水腌菜汤,热忱邀请我坐在来来往往的菜街子上吃。盛情难却,我就如听邻家话的小孩,在众目睽睽中坐下,羞涩地吃了起来。尴尬中难以拒绝的温暖,便是最抚凡人心的人间烟火气。不仅傣族大妈,就连紧邻她卖傣味烧茄子的四川大姐都看我如熟人,帮着大妈算账,提醒年迈眼神不好的大妈,“老主顾”来了,多次央我尝尝她拌的傣味烧茄子是否正宗,望我多提宝贵意见。

我到昨天才品尝了她的手艺。昨天,要给远在山东威海的懿霖寄家乡的味道。菜场嘈嘈,大姐问我为啥一直不光顾她的生意,我抹不开情面,只好答应她,试吃一次,等她拌茄子时,我一边帮她翻动要烧糊的茄子,一边跟她闲聊。我说,我买东西很挑,认准哪几家,就只买哪几家,就像谈恋爱,认准了,就不变了。

傣族大妈开心地笑了,给我一些做撒撇剩下的柠檬泡水喝,提醒我加冰糖。笑得前仰后合的四川大姐说:“对头,专情专意,要得!”

结果,我付了一份的钱,几乎得了两份的凉拌烧茄子,酸酸辣辣,软糯可口,唇齿留香中,朴素的食材令人回味。人到中年的我还在这朴素的生活中品出温热可亲的烟火气,味道真不错。

人生海海,这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小说

## 西湖游记(连载第十期)

□ 周善甫

但,话,总得说点什么呀!首先作何称谓呢?遇仙是无疑了,当代的礼俗语言,已全不适应,怎办?在迫促惶窘之际,不知怎会想起旧剧台词的腐套,竟便抓来应急:

“蒙仙姑召命,理当……”  
“什么!‘仙姑’?啻嘻,称我‘仙姑’!噫哟,嘻嘻……”她笑开了:“亏你想得出‘仙姑’,哈哈……”一阵欢似一阵地笑个没停,越笑越畅,笑到直不起腰,半藉倚持,半示依任,用指尖掐住我袖筒的边,竖着摇着地笑,笑得那么任性,那么越礼,那么肆无忌惮,直到笑出眼泪,还不情愿把自己抑制下来。临了,是笑得忘掉了初笑的原委,已只为自己的笑而笑。

这一阵突临的笑,让彬彬有礼的侍女们掩口胡卢,让我也丢下最后剩余的一点矜持,穿透窘于礼俗的壁障,率性以无知的天真,哑然失笑了。

这大概是连她自己也大出意外的重大突破,使这次会见,平添上准备以外的活跃,冲淡了梦游也似的虚妄之感,统一了仙凡之间的悬殊与隔膜。

她用手绢拂去了睫端的笑泪,直起身来,仰首向后,甩整业已披向肩前的青丝,一位侍女帮着在身后用手梳理。她嫣然审注了我一无愠怒而坦率的神色,并不矫饰地再数了我一通:

“‘仙姑’,你没有想到这称谓对我会是一种唐突吗?难道你把这儿认作是庵堂寺观,把我们认作是手挥麈尾的道姑女尼,把自己认作是巡礼访道的头陀丹客?这真叫人从何说起!”

对这余笑未泯,而且富有深趣的责难,不但没有使我难堪,反因自己这副狼狈相既已和盘暴露,便可省除所有自我回护的困难,而觉得意外轻松,仅以频频搔首,否定她的误会。

“来!”她先把我手里的呢帽和手杖摘下,递给身后的侍女,继以很随便的身姿,挽住我的臂,一边踏上台阶,缓步行进,一边以全未预期的情采讲下去:

“不但不是什么神坛道院,这儿却是百丈红尘的深渊深处。我们呢?则是浮华世界的最后流连者。”

精工镶嵌的玻璃屏门,由两个侍女抢前去捉对儿推开了,恭敬地闪让进路,别的侍女仍簇拥着缓行在这两个主客身后。

“请。”她娴雅地摆一摆手,挽着我走过气局典重的穿堂,继续爽朗地讲:

“在今晚两小时的重聚中,我将让你理会,一个拥有千载盛名的歌伎,在接待她的知客时,不致沦于仙界的虚寒和人间的俗。”

迎面一边有着图案轮廓的墙局,它垂着枣色的绒幕,同样由一对侍女前去掀启了。进入这重门,正对着一座端整的屏风,屏风上绘制的是一群翔舞在云间的鹤。屏风前边,有两株翔舞盛开的丁香,被培植在一对硕大的瓷缸里,散发着略带闺阁情致的媚香,迥异于适才在园子里所领受的自诩高洁的兰蕙的幽芬。

绕过屏风,我们已置身于一座颇为虚敞的厅堂里了,室内给人的印象,果真就是虚敞,没有任何徒事填充或夸示的摆搭和陈设,这无疑并不出于缺略或节俭。只要一踏上这整幅满铺的软厚地毯,就足以感觉出不欲再事虚张的,乃至被压缩了的实际豪华。

靠近这一巨毯中心图案的上端,著目地对称地摆着两张沙发,中间还夹有一张矩形的几案,就作为这敞厅

里的主题坐席,和旧剧戏台上正面居中的一桌两椅同样触目。我就是被引到其中右面一席之前,侍女忙着先殷勤拂整一下椅子上的刻然坐垫,女主人则放开我的臂,自去左一席坐下,同时展手示意请我落座,并以如下言语,结束她边走边说着进来的欢迎词:

“因此,希望你在作为我的嘉宾的这一短暂时间内,能完全放弃你的玄猜苦索和参禅悟道的冥冥念头,而务必记住自己到西湖来本是个寻欢作乐的狎客游侶的单纯身份。”

对这样一个荒诞的声称和要求,我能回答什么呢!兀自站着茫然环顾这一切现实和虚幻所综错纠结的周遭,和它的核心——这位仙凡隐约,妖狐迷离,以杳古名伎自居、具有奥秘神奇的智慧与魔力的女主人。一直以发怔来受领此番隆重的迎迓。

她自己却从容地把坐姿调整安舒了,又才微笑着,用抚慰一个吃了惊的孩子的口气,再次向我的座椅摊手说:“坐呀!”隐约觉出她对自己所布的这一奇局的欣然意得。

大概大家都有那么个经验:坐定下来,比直站着能让人有十倍的安心,再加啜饮了一盍立时送上手来的芳酺的热茶,开始恢复自觉观察的能力。

对我而坐的这位风华卓异的贵主人,尽管体貌语音错不了,但气宇神采却与茶室中的怪女郎截然异致,判若两人。后者是水墨轻染的梦魂也似的淡影,空灵阴郁;当前的,却是重彩双钩,轮廓嶙然,连呼吸也并温馨袭人的生活实相,鲜活丰妍,让人想及一枝只在子夜展瓣的琼花。

我自踏上践约的途程,心中的具体疑怯就是要在三月黑水寒寂寥凄其幽明莫辨的蒲岸苇汀,去会见一个连在朝阳之下尚自冷气逼人的女鬼,是否为自己的精魄所可担当;现在,却迥非逆料地置身这样温馨明丽的浮华场所,与这样一位容止朗润的贤主人静对,哪能不很快就神宁气舒,仅余对这觉梦俱非的遭际的无限惊奇。

即使对这惊奇,我也宁可自认痴俊。不再徒劳地强作解人。这也庶几可以满足主人也许期待于我的支配感。所以,在略一镇定之后,一开口就憨直提问了:

“这一切,说真不真,说假不假,好不好请您讲明白来?接待一个狐疑满腹的客人,也许有趣,可也会是种麻烦呢。”

“啊!问真和假?谁规定的只许独占一门?”她似乎有点被我不期的从容激恼了。“你该记得有这么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你要我讲明白来,其实古往今来,谁又闹得明白,何况……”

“慢着!”我找到话把儿,认为可以回敬一下她刚才所给我的数落了。“噢!你竟也把蹊道士、癩和尚所指引的‘空空了了’的贱价玄学拿来搪塞了,足见我先前称您一声‘仙姑’,也就不那么唐突了。您刚才对这儿的声称是令我舒眉的,可是您却立即挥起拂尘来效警幻说玄了。老实说,我的‘仙姑’,这该是您食言了吧!”

“哟,现蒸热卖,好个委屈不得的性儿,该承认下来:引用到这样野狐禅的句语,是我一时失检,要怪被你真呀假呀地缠脱了口。不过,你主要是为了我先前的声称作支持,让我仍很高兴接受你的指责。”

转载自《风雅儒者 文化名人周善甫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未完待续)

